

軍訓日記

維梓著
讀書局發行

軍訓日記（一名濟南行）

于維梓著

第一個月

【一】

父親：

這第一次的落筆，應該從那說起呢？剛來，萬事摸不著頭緒，寫成這信，連附郵恐怕都是不能的，請等着吧，兩地相思，只惜無郵傳。我們是十一點半鐘到達濟南的，下車後匆匆找了家小餐館，我們七人消費了八毛，喫的高湯米粉同火食。高湯米粉，我們家鄉是沒有的，對媽媽說，就是一種麵條，絲極細，髣髴像福祿壽掛麵，只沒有鹹味，煮時外加葷，大肉片，算起來，實在便宜。這兒，是五分錢一碗，據說，在城內是三分，車站的食物，什麼都是貴的。玩了一忽兒，約摸一點鐘，我們整隊步行赴辛莊，行李買了輛汽車給拉着，三點左右，進的營轅門。路上，真不想說，塵土像濃煙，咫尺間瞧去都依稀模糊！吃泥土，才不是滋味，飛泥像些小蟲蟲，碰命往鼻

空裏竄，戲弄得我們直打噴嚏。呵切，呵切，一個呵切！就這樣，我們行了二十里。好在，死咬住牙，窒着氣息，好容易才走過，此刻想來，猶覺惴惴！見了集中訓練總隊的辦事員，即刻就分隊，自己已被排在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一小隊第二班第六號（寢室位），至此，父親，三十六個同伴中，只餘我一人了，悄然！

洗臉，喫飯，他們顧慮總算周到，感謝他們，還以學生來看待我們。四日來的旅途辛苦，使我只有安然殭臥了。

醒來，案上正亮着煤油燈，星火熒熒，窗外漆黑，離家遊子，對着這陌生景物，遙念著千里外的家庭，能不悲酸！

我的感情沸騰了，父親，你是知道的，多情只有傷別離，離家時，我強笑着，但是在路上，眼淚可禁不住的落下。那天，是五日，早七點十分，我們全體（只限高五級同學）一行共三十六名，此外有沈教官，還有其他同學兩位，先生兩位，爲免票，坐在我們特派的汽車上，由煙起程。煙灘站是我們熟習的，不要說了，只寫點我在路上的情形，好請父親安心。早上的田野是清新的，打開車窗，迎面吹來大海風，同學們的野性都發了，狂叫着，說着，笑着，有的還在歌

唱呢，唱漁光曲，唱古行軍，幽揚悲壯！外面的景物，在一步一新，大有目迎不暇之勢，有的同學，就索性不看了。他們把帶來的糕點，糖塊，水果，等等，任性的吃着，父親，我才知道，旅行最易於吃，父親，可惜我連一個銅子的零食都沒帶，那麼對不起，只好共產了。首先共的，就是教官的點心，先是只想嚐嚐，到後來就索性吃飽了，教官在閉目微笑着。直等到點心籃子吃空了，我才 *Pass* 給前面，引得全車鬨然了。九點到的蓬萊，因為時間不允許，只在車上看了看蓬萊閣，名滿天下，也不過如此！紅瓦白牆，蹲在山崖海壁之間。有點像小蓬萊閣，回想他們同學，此刻正在坐蠟呢。蓬萊城牆，古色蒼蒼，看後只生悲涼之感，沙漠樣的鬱鬱打我眼前流走。十點一刻至龍口，自此西行，與海遠離，三月的訣別呵，兒時日日遊玩的海。沿途景物，略同於我們牟平。只黃縣較富，在他們的城池村落充分的表出。黃縣有點異樣，在他們每個地頭上，都有一眼井，農夫農婦們正在偃偻着灌溉，這不是無益的工作，他們的麥子油肥。坐了一上午的車，同學們都露了疲乏之色。前仰後臥的睡了，適纔那雄勁，也許風馳電掣到天涯或地角。不久，我也入夢了，恍惚正遇到一位男同學在和位女同學攀談，男同學說道，『沒有關係，我們都……』一隻水嫩的蘋果，塞進女同學的口裏，急忙睜眼，那兒的事，滿車一色，鼾聲尚在四

起。驀地裏，傳來一陣辘辘之聲，車身微作顛簸狀，知道了，在過橋呢。隆隆然。最願過橋，像架鞦韆。西行，又入睡，醒來，恰好到濰縣，時在兩點廿分。由烟至此，共爲六百四十里。

夜宿連興客棧。那兩位同學兩位先生他們先走了。我們還要有待於專車。晚遊城內，滿街黑土飛揚，古舊極，濰縣之於我，只感到莫大的厭煩。更何況客棧，又骯髒又潮溼。狹窄的坑上，一夜沒睡。好亮了天，依然沒來車。一天的苦惱，真非語言紙筆之可形容。窗外驕車軋軋，坐也不安，臥也不安，好呆挨到晚九時，才接到令，讓我們乘貨車由濰起程。十九歲，才嚐了火車滋味。車聲隆隆，淅瀝如雨，慢極慢極！一點半至益都，四點半至張店。眼是失效了，周遭墨黑，這境地，只宜於坐臥或默思。七日早七點一刻至周村。車西行，心東向，想歡喜，而又黯然。概離家已遠，三日連陰，壇我悲悽！

從濰縣到濟南共爲四百四十里，竟需十四句鐘，較諸平素，據說，要慢雙倍，好，『我們就算坐的特別慢！』

夜深了，父親。想你在家已經好睡了，不再多書。最後想寫點，這裏車站的觀感。離了貨車，步到月台上，算讓我見了見世面。月台的頂上，像廟簷，只是大大大大！在這兒，我轉向了。

南之大，使我歡喜又害怕。可是，這受訓處，辛莊，更大，更大，過幾天，我要詳細描畫給父親。好，截止吧。晚安，父親。

代祝媽媽和弟妹們快活。

學生集中訓練部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一小隊第二班兵兒維梓上。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夜九時於辛莊。

【二】

三次土紀念週，全未成，原因僅爲錶之快慢之不同，這兒就有位玩皮的教官，吆喝道：『最高官長的錶是對的！』好，就照着最高官長的錶開會了，軍分會委員長李德銘報告，說什麼紀律，服從等，辭長恕不錄。

不准出營轅門，營之大約有三四里。我們受訓的這房屋約有五百餘間，前後十疊，每疊有五十間，一個中隊佔有一疊房。廚房廁所是耳屋，正在粉刷補葺中。每一寢室住有五十人，連舖也很潔淨，並不像想像那樣苦，有土坑，只是睡下擁擠一點。每寢室有三位班長，給我們

當工友，他們都裂着嘴，笑着，像有無上的光榮。而局外人直替他可憐！眼疾感重，一日在校初發，屈指又是一週了。央班長帶我到軍醫處，滴了滴藥水，謝謝，因病，夜晚竟沒被排崗。

夜裏集合，訓練聽號音。大隊長真好，竟不耐其煩，命號兵吹一遍又一遍；一遍一遍又一遍。不幸得很，什麼起床，喫飯，點名，上下課就寢等，答答答，一點兒都分不清！那麼，將期只有盲從了。聽罷號音，大隊長講受訓之意義：

『中國所以鬧到這次殖民地的境地，就是我們全國像散沙，不能團結！而今讓你們來，就是要槍奪你們的自由任性。而要你們團結。犧牲個人，成全大眾。古語：『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形，苦其筋骨，累其精神。』諸位，試想，你們是中國的中堅份子，讓你們來，讓你們受訓能說沒有意義在……』

八日燈下。

【二】

隨着他們起了床，朦朧中，號音急燥的傳來。披衣下榻，天雲得像棉絮般，正在紛紛的滴落著微雨。春寒，料峭，冷氣逼人。這兒有的是合抱的飄楊，垂柳，爲愛這清新的嫩綠之色就懶

進棚。廊下小立，猛覺衣單薄，遙望着千里外那雲山盡處的家鄉，我怯懦的身軀，有些發熱了。屋內在整被，整臉盆，整零星小件，真是有團體而無個人。被子全摺疊在一起，臉盆也重疊在一起；漱口盂，肥皂盒等，放在外邊窗台上；鞋襪等放在院內新闢的池內，瞅着他們殷勤的工作着，默然一笑。大床上蒙蓋上剛發下的大被單，磚地，木天花板，裱襯得額外的清氣。也怪好玩；自己則坐享其成，實在有些對不起他們生疏的新同學。

——早飯前。

左眼睛紅得利害，眼皮如同載著千斤，強打開，兀自不成，像沒睡夠，又像眠了十天。到二十九師軍醫處，搽了點眼藥，有病才真倒霉，天呀，三月後的時候，也不知死歸，是生還？同病相鄰，看着那些殘兵，不禁生愛戀之感。他們層層的圍隴起我來，以好奇的目光，注視着我，小聲的問世外的長短，能不大發慈憫，他們像在渡着十八世紀的地獄呢！

頭眩得很，身子發冷，竭力的睡下，奇，外面的口令聲，步動聲，衣褲的相磨，發出窸窣的蹣蹣聲，一串串異常清晰的嚮進不眠的耳鼓。糟心！剛入睡，被傳令兵呼起，要到總隊部去檢查我是否有肺病。糟心。發冷，班（棚）長順手給了我件灰大衣，丘八的假虎皮披起，就有幾位

附近的同學在笑我呢！

我懷着惴惴之心，在沒檢查之前，不訪來個假設：真個是肺病呢，剛來又要回家，這一生是完了，父母的希望，親朋的勸助，呵，我不敢想，平淡的人，只有這平淡的死！天幸，結果，十數人中，最健壯的要推我。眼呢，醫大夫說，等他來，包能治好。一顆戰慄的心，算有了歸宿。

洗了洗脚，班長服侍我睡下。

九日黃昏薄暮中。

【四】

就得這樣對付，早上全體到街裏第一樓去，洗澡，沐罷，想順便赴醫院去看看眼，中隊長婉言委語自辭謝了，他說要回營給大隊長去掛號（請假），懷着忍心，來回多行了十里路。請假，找不著長，那麼只有私走！

濟南的人力車真便宜，到齊魯大學醫院來回有三十里路，三毛錢。誠然，三毛錢，在我們窮孩子，是怎樣大的一個數目啊！

出了營東門，打經七路往東，入城西門，轉南，在東南關，便是齊魯醫院所在地。路上，沒見

旁的，滿目當鋪，濟南之窮，也可想見其一二。

掛的普通號，一毛錢，好不容易才盼到兩點，入眼科診治室，大夫很客氣，檢視有個把鐘頭，給了兩瓶藥，八毛五。他說這病於近視有關係，讓十六日去驗光配鏡，手術費是兩元；此外要多吃肉吃鷄子，哈，天知道，肉和鷄子是甚麼樣子，恐怕我們已經知道了，那兒去談吃？傷寒是脫體了，眼呢，大命只有交給天。越窮人就越病多，來時，帶了十數元，將形告罄，沒辦法，剛才同姜菓借十元當被笑允。

發下新制服，深綠色；據說什麼都要發，鞋襪子，手巾，什麼什麼的。

十日，病中。

【五】

夜裏，混身發燒，頭像要炸，全體昏昏沉沉，一夜沒睡穩。

怕耽誤得多，勉強爬起去出操，學的敬禮，分室外與室內兩種，在澡塘廁所例外，不敬禮。

班長耀武揚威的來斥責我們，已往我們是學的德式操，而今要改日式操，乍上來，當然要別墅。要按客觀的說，日式確乎不及德式的！這不是成見，是真實。

大隊長給講兵士之要義，得吃苦耐勞，服從命令，不怕死！大隊長是夠嚴肅的，莊重裏透露著慈祥和藹，令人起敬，尤令人生畏。他自己說，現年四十二歲，退武六年了，曾做過幾任縣長，此次被主席招來，惟恐不勝企望呵。

除大隊長而外，中隊長，小隊長，班長，看去縱不順眼，不知怎的，他們老那麼鬼頭鬼腦，一味的應付奉承，在大隊長前，是一個樣，在我們眼前，又是一個樣。哈哈。

對了，我應當說一說怎樣的組織，總隊部分兩大隊，每大隊分四中隊，每中隊分三小隊，每小隊分三班，每班十四五人不等，全總隊部一千零幾個人，也就是山東二十四年受訓的總數目，參加學校十數餘。總隊長韓主席復堯，副總隊長李委員德銘，還有其他。

十一日午前。

【六】

本想來做個木偶，不要歡快，也不要憂愁。這好，歡快是沒了，只滿懷憂愁！眼疾是一絲也不見効，反之，也許在絲絲的加重，能不煩悶嗎，真糟心！

若在家裏，吃一點對心意的飯，同家人隨意親熱的談着，這兒呢，睜開眼，全是些陌生的陌生的面孔！一向也沒同他們說句話，只看他們粗野，真的，千重外誰是知心人？

太陽晒到身上熱烘烘的，可憐可憐窮孩子吧，我們都穿著單衣。坐着車，斜仰着，緊閉着眼，悠悠的，陌生的，孤單的，憂鬱的，在濟南郊外的路上，也怪是個滋味的。

請了三個鐘頭的假，又到醫院看了看，大夫說，已大見佳，繼續着點那藥，遲早總會好的，這只是久暫的問題，不可太急。他又說，若喫的好點，住室再好點，病早脫體了；也許根本不能得。天乎，窮人就要得病？惜我不是執袴子！這病與錢竟成了正比例。

濟南不曉得那兒那麼一些乞丐，在車上坐着，很怛怯，生怕他們起來，攔住我的路，爲甚麼沒的錢可坐車？窮的人就痛快不必擺闊綽，裝富氣！

十二日正午於小隊長室。

【七】

中國人就是要面子，絕早起來，都拚命的整飭內務，等那些個官商紳士們來給以無價的讚美！

早八時集中二十九師司令部大操場，舉行開學開隊大典禮。開會如議後，大會主席韓宣讀蔣委員長訓詞，大意是受軍訓爲的要鍛練一般學子的體格，使其強壯；陶鎔一般學子的德性，使其高尚；中國古時都要習禮樂射御書數的射，而何況現代的青年能不具備現代必要之軍事常識與技能？自衛計，衛國計，望受訓學子其勉諸。接着是主席各副總隊長（各廳長任）訓詞，不外守紀律，要忍耐刻苦，一致奮勉等語。攝影散會正十二點。當即野餐。

真要我們的命，在老熱的太陽底下一站，四個鐘頭，不准動，大隊長一聲吶喊，我們呼吸都不敢用力！輕輕地，輕輕地。

我們是變成真正的軍人了，我們具有軍人的意識，一餐好飯菜，給我們帶來了無邊的歡快！每人兩糰（饅頭），像平素一樣，只菜裏多了幾塊肉。也不知道怎的，我自己是變了如此的貪婪，像隻餓蠅，那樣子若有一鍋肉，想像着也能一氣吃盡，可惜碗裏只分取了兩塊！

十三日午睡餘。

【八】

這兒的氣候真是莫測，昨天那麼熱，今日就如此的冷！穿上棉衣還捺不住這寒勁，更何

況這初愈之病身？默坐時，想本爲的來吃苦，秣勵個磅礴英銳的男兒，恰碰身體不許，否則——對囉，罪是人受的！

自今日起，正式上課和下操，有的認爲是星期，想掛號出街，管他呢，一概不准，就這樣，某中隊偷跑了一位，這是前三兩天的事，升旗時總副隊長李宣稱，偷跑走的不僅要開除學籍，而且要由軍法處判決十年的有期徒刑！是否利害，我們自己明白。今兒始，每日三班課的講堂，四遍操場，兩堂自習，每回是一個鐘頭，共九小時，臨時集合操作在之外。

矛盾，在堂上的學課，各教官講的是德式，場子的術課是日式！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！也許，軍隊就壓根兒要不到懷疑。服從，就是一味的服從。服從才克換取紀律，紀律就是力量，力量就是至高和至上，紀律就是軍隊唯一的精神，唯一的命脈！

眼疾是大見佳了，病減去了有五分之三，眼球只有少許的紅意，眼皮也只是稍微的腫着，藥剛用了三分之一，想不久定能如願以好的阿門。

十四日雲天的窗下。

班長們走隴到一起來，就是談蜜斯，也不曉得他們打那兒學來的這時髦的洋字？可笑他們連中國字都喫不上二十個。他們全認爲男女同學在一塊，準沒的好勾當，他們有的是理由，全是年青青的，謝不了甚麼本，何苦不那個，怎麼能不能不那個？！若給他們去解釋，他們全不信。可憐這些個愚蠢的家伙，想像是不會近事實，他們恐怕連蜜斯是甚麼個模特兒都要忘記，只涎饒的想着某一部份，八卦樓（——就是等於煙台的四道灣）的某個角落裏，他們曾偷偷地到過那兒的，在那兒得到剎那間的滿足和快樂，以及這之後睡夢中的作用的甜蜜。他們只閒下來，就是笑談着，戲謔着，關於這，他們也不厭也不煩！他們有的是耐性，不怕重複，五年六年十年八年的刻板單調的生活，把他們磨成這簡純的性格。

——一笑。

紀念週上，何廳長來演講，太確切了，相信在場聽講的人，今後的人生哲學，定然要爲之一變。就是軍訓，他也說我們不是來學打仗的，而是來練習怎樣做一個人！他講得可以說是淺出深入，言詞平易，而含義幽邃。他談過去的教育全錯誤，拏着工具當爲目的，結果鬧成求官教育，今後的教育乃是求生教育。只講解這一個題，費去有一個鐘頭。他講的（可以列表）

求生教育

民族意識教育
生產意識教育

他談，禮樂射御書數，書數是種工具，禮樂射御（現爲軍訓）是種基本。萬不可把工具做爲目的，致倒因爲果！所以，他說，你們必須開始立志怎樣做一個完全的人。

——散會卽刻。

也就看透了，此來是虛空！按照這三月的課程進度表看，學課在校內大致是授了個遍，術課，哈，看那些鬼崇崇的官長，不卜而知，就有其個限，我們的光陰是不值錢的，整日的大好春光，被他們給無代價的輕輕送盡！哀哉！

十五日坐書於膝上。

【十】

這軌道上的生活，沒有什麼歡欣，也沒有什麼快活。平板的過着，感情是不會起伏。每日兩餐飯（早九點和午飯四點），七點鐘的課業（第一二堂是課室，三四堂是操場，五堂又

是課室，六七堂是操場，）就這般無休止的輪轉着。除掉有某某的講演，我們才可以從中得點新的生活。像今天晨間，X官長（不知其名，暫以此代）的講述，真可以稱謂『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』呵！

X副官的講題是兵役法。『兵的解釋是人，武的代名詞；役，戍邊也，服務的意思；法，有定式可遵循者謂之法。』他說，兵役法就是兵的服務的方法。德國國社黨宣傳部長戈林氏最近宣稱『劍失則和平失，』繞個灣兒，不是很明顯嗎？軍人的天職，要保國衛民。談其沿革，在原始社會，原始民之漁蝦獵獸以及採取菓實，與毒蛇猛虎戰，這就是兵役之最初典型。據探險家報告，北極人日與白熊爲戰，食其肉，寢其皮，還是原始社會的生活情況，此後演變，遂發生了經濟社會的組織，有了酋長，而推至帝王，像往昔古希臘羅馬之戰爭是。他們也無非是爲着生活，爲着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平均！在這兒，注意，一般兵役乃成爲有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專有私養品了。他們用來做其爪牙，好剝奪民脂民膏，社會上無力抵抗，遂採取了消極方法，他們主張好兒不當兵，繼續着下來，就產生了最近重文輕武這惡習！當然囉，我們不能主張什麼重武輕文，但至低要文武相提並論才是。不然嗎，請爲我們的國家着想！將來我們